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遷左翼都留守都總管湖廣等處軍務兼糧餉等輦都尉兼編集

宋紀一百二

起著雍涖灘六月
盡十二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六月己未詔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已

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數上疏乞祠詔不許

仍趣赴行在安國因奏言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而

政事人才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途揆

以愚見尚未合宜臣切寒心而況鎖闥典司封校儻或

隱情患失緘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異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請特賜黜責以爲不恭上命者之戒安國遂罷 金初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宗翰好訪問女直故老多得先世舊聞至是金主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完顏勛等掌之 庚申侍御史張浚充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浚有遠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本黃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司官屬又論此時金卽不來亦當汲汲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惡之浚以母在

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畱爲禮部侍郎 乙丑御營

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趙叔近爲
所殺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有所狎妓亂後爲叔
近所取淵銜之及俊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俊諭
其意前一日俊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逆諸城北
沈氏園俊叱令置對方下筆羣力遽前斫其右臂叔近
呼曰我宗室也語未畢已斫首于地秀卒見叔近死遂
反戈嬰城縱火毆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宐文字
辛安宗在城中爲所害翼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

攷異

王明清揮塵錄載王淵所狎妓爲露臺周氏張俊取以
歸淵淵以子俊俊不受以遺韓世忠卽彥古母後封斬

國夫人今略之熊克小紀俊人秀州俊以功遷武寧軍
在六月戊辰今從繫年要錄作乙丑

承宣使叔近子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賊所獻玩好降六
官勒停後十餘年御史言叔近之冤始贈集英殿修撰
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楷諭
旨楷拜詔已與應誠等對立論事楷曰大朝有山東路
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言不如貴國去金國最徑第煩
國王傳達金國今三節人自齎糧止假二十八騎楷難
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份至館中具言金人今造船
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中將何
以對應誠曰金人不能水戰份曰金人常于海道往來

況金人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以此可知疆弱
後十餘日府燕又數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等來固
執前論且言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國館伴使文公仁
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
十二年矣洪宰笑曰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
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誠畱高麗凡六十有四日楷終
不奉詔應誠不得已受其表而還己卯言者以爲東
南武備利于水戰金人旣破唐鄧陳蔡逼進淮漢去大
江直一閒耳爲今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采石之類凡
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于江之南岸緩急之

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是月以集
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
路軍馬涇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爲右武大夫吉州
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倘不靖難于殘暑
之前必致益兵于秋涼之後先是溫州觀察使河東經
制使王瓌旣遁歸朝廷除瓌知鳳翔府東京畱守宗澤
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使會主客員
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爲患至小而緩金
人爲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于熙河奔于本路子女

王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竝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它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畱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夏用鈞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初王瓌之潰也其屬官王擇仁以眾二萬入長安復爲經略使郭琬所逐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使喻汝礪嘗言今朝廷已專命王庶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

藩方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式遏寇盜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臣謂使此錢自三峽湖湘平抵建康固爲甚善萬一中途爲姦人所窺適足資寇臣又問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則秦晉之民皆爲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停官然皆未受命也 初二帝旣徙中京上皇聞帝已卽位作書與左副元帥宗翰與約和議大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

救唐冒頓單于縱高帝于白登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
德光絕滅石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爲它人所有其
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子之中有爲人所推戴者蓋
祖宗德之在人至淡至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
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當遣
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
奉職貢爲萬世之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答

攷異北狩
行錄載徽

宗此書及秦檜南還又自言此書爲檜所潤色而書詞
彼此不同故宋有疑檜爲妄言徽宗無致書之事今攷
金史宗翰傳云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臣民
必喜萬世利也是徽宗致意宗翰實有其事此時徽宗
尚未封昏德公或史家追書之至檜之潤色與否則無
從攷矣李心傳云世傳檜在金國已倡和議因是得歸

而未有爲之證以是書攷之疑金人知檜爲上皇草書度其官任此事是以歸之耳

秋七月癸

未朔資政殿學士東京畱守開封尹宗澤卒澤爲黃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于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彊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眾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卒年七十是日風雨晦冥異于常日澤將歿無一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帝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

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
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
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
安居美食邪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
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
皆相弔出涕初澤旣拘留金使帝屢命釋之澤不奉詔
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
已病虛中攝畱守事遂歸之時帝已除澤門下侍郎兼
御營副使東京畱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
後諡忠簡

攷異澤除門下侍郎見靖康遺事及靖康小雅又熊克小紀云澤諡威愍與宋史異宋史

作丙戌宗澤薨
今從繫年要錄

甲申葉穰自福州引兵破寧德縣復

還建州旣而又破政和松溪二縣

戊子詔自今士卒

有犯竝依軍法不得剜眼剜心過爲慘酷令御營使司

行下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京城副畱

守 甲辰以北京畱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爲樞密

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畱守且命充鎮撫軍民盡瘁國

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

自宗澤卒數日閒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

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

任會充已除畱守詔以穎直祕閣起復充畱守判官充

無意恢復盡反澤所爲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爲

用金人聞宗澤死決計用兵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

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重體

大兵不可罷左副元帥宗翰曰初與夏人約夾攻宋而

夏人弗應而耶律達實舊作大石今改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

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將乘閒竊發以牽

制吾師非計也宋人積弱河北不虞宜先事陝西略定

五路旣戡西夏然後取宋時宗翰之意欲舍江淮而專

事于陝諸將無能識其意者議久不決奏請于金主金

主曰康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

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乙巳命洛索平

陝西博勒和

舊作婆盧火今改

監軍以尼楚赫

舊作鋁木可今改

守太

原耶律伊都

舊作余覩今改

畱雲中命宗翰南伐會東師于黎

陽津

金移宋二帝於上京

是月禮部貢院應詞學

兼茂科朝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勘正功無錫

人也

燕山人劉立芸聚眾攻破城邑所至不殺掠但

令饋糧蕃漢之民歸者甚眾

金洛索遣兵攻解州之

朱家山統領忠義軍馬邵興苦戰三日敗之

八月甲

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

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黃潛

善汪伯彥爲相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
敵國日彊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聖北
狩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
以處至危之地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如
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草茅對策誤不
如式考官罰金可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
黃哲輩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如此者又如吳給張
闡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以言
爲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
有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潛善近

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遯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任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日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逐去數月由郡守而陞發運其彊悍自專有如此者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于眾兵其收軍情有